

亚森 · 罗宾系列



第二辑

训练思考及观察力的最佳读物

黄金三角

HUANGJIN SANJIAO

原著 莫理士·卢布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GIP) 数据

黄金三角/ (法) 卢布朗著: 台湾世一出版社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 9

(亚森·罗宾系列. 第2辑)

ISBN 7-5358-2667-9

I. 恶… II. ①卢…②台…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1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542 号

台湾世一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陆地区总代理 (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地区)

亚森·罗宾系列 (第二辑)

黄金三角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字数: 10 万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5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尹湘豫

封面设计: 熊玉心

印数: 1-8000

ISBN7-5358-2667-9/J·502 定价: 本册定价 10.00 元
全套六册 60.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

联系电话: 0731-4435602 (生产部)

市场部购书联系电话: 0731-2568336、2568325、2568790

亚森·罗宾系列



第二辑

黄金三角

琳蒂◎编译 高章钦◎绘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亚森·罗宾系列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前线遭到德军猛烈的攻击，死伤惨重；同时巴黎也受到敌机的空袭，巴黎市民人心惶惶，全市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战况紧急之时，却惊爆国内黄金大量外流的消息。原来这是潜藏在法国的间谍集团的阴谋，他们打算将价值十亿法郎的黄金运出法国，私通敌国，使法国的经济崩溃，走上亡国的命运。怪盗绅士亚森·罗宾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与狡猾的间谍搏斗，最后以智取胜，让歹徒心服口服。罗宾这样出生入死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着实令人敬佩！

故事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不幸断了一条腿的军官，他带着七个伤兵，与亚森·罗宾并肩作战；此外还有美得犹如白蔷薇的女主角；善恶难辨、具有双重身分的神秘老人；充满爱情色彩的紫水晶、暗藏玄机的下水道、故弄玄虚的运金船、仿佛人间地狱的密室、奇异的黄金三角，以及一连串扑朔迷离的命案，情节紧凑，高潮迭起。

最后，智勇双全的亚森·罗宾揭穿了所有的阴谋，从死亡的边缘救出美丽的女主角，也找到了被盗取的巨额黄金，使国家的经济转危为安，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使故事画下完美的句点。

Arsene Lupin

亚森·罗宾系列



主要人物介绍

【派德瑞斯·比柏上尉】

是一位爱国的军官，为了查明扑朔迷离的命案真相，引发一连串的怪事。

【艾士力·贝因】

表面上是法国的大银行家，实际上却是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嘉纳莉】

既是美丽的白衣天使，也是艾士力·贝因夫人，是一位神秘女郎。

【亚朋】

比柏上尉的手下，是个独臂、只剩半张嘴，力大如牛的黑巨人。

【乔恩老人】

艾士力·贝因的秘书，非常疼爱嘉纳莉，行事隐密。

【菲吉上校】

阴谋绑架艾士力夫人做为谈判的筹码，最后被艾士力杀害。

【欧毕奇伯爵】

塞尔维亚的大富翁，娶瑞琪·嘉纳莉为妻，育有一女。

【唐·路易·普连那】

一位神秘的绅士，消息灵通。

【瑞琪·嘉纳莉】

欧毕奇伯爵夫人，嘉纳莉的母亲，遭人谋害。

【亚蒙·派德瑞斯·比柏】

比柏上尉的父亲，遭人谋害。

【葛丽丝】

艾士力的心腹，体格健壮，声若男子。

【吉洛迪医生】

表面上是堂堂的外科医生，暗地里却从事伪造证件的非法勾当。

【狄玛亮】

负责侦办离奇命案的主任检察官。

【普尔涅夫】

菲吉上校的部下，杀人不眨眼。

【阿梦德·帕修洛】

心地善良的老人，和乔恩无话不谈。



目录

第一章 紫水晶之谜

军官与护士	8
谜样的怪事	12
紫水晶与古钥匙	16
神秘的火花信号	21
上校和银行家	29
爱国娇娃	34

第二章 法国的最高机密

奇怪的电话	40
离奇命案	43
怪相簿与第三颗紫水晶	48
黄金三角的秘密	54
神秘的复仇者	60
可疑的匿名信	66

第三章 柳暗花明

囚房	71
重施故技	78
死里逃生	85
下水道的秘密	90
运金船	95
金蝉脱壳之计	102
黑衣女郎	106



目录

第四章 计擒间谍

双重身分	113
一错再错	123
假护照	132
拨云见日	138
亚森·罗宾	146
物归原主	151



第一章

紫水晶之谜



Arsene Lupin

军官与护士

一个断了右腿拿着松木拐杖，满脸胡须的法国士兵，和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皮肤黝黑、一眼眼珠子突出、身材魁梧的黑人士兵，两人默不作声，沿着塞纳河边的马路，步履蹒跚地走着。

其实，两人并非不愿意说话，而是不能开口。黑人士兵的下颚，在大战时被敌人的炮弹碎片切掉一大半，伤口结疤后，看不到嘴唇，只有牙齿露在外面，所以他根本无法说话，只能默默的赶路。

那位法国士兵虽然可以说话，但此时并非说话的时机。于是，两人一面前进，一面对四周环境提高警觉，不敢稍有松懈。

夕阳已经西下，天空被灰色的晚霞所笼罩，巴黎的大街小巷陷入一片沉寂，只听到松木拐杖“咚、咚！”的着地声。

路上的街灯已熄灭。远处虽然可以看到几盏灯光，但光线非常微弱，为了避免被空中的敌机发现，所以全部用黑布覆盖着。

这时正是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巴黎曾遭受德国飞机的恐怖轰炸，因此全市都在防空警戒当中。

市民们害怕无情的飞机再从天空上投下炸弹，所以一到傍晚时分，就立刻将窗帘拉下，以免灯光泄了出去，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此刻四周静悄悄，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街道上不见行人踪迹，只有两个士兵在满目疮痍的路上跛行，最后终于抵达嘉列蓝博物馆前的广场。

此时，也有两个人迎面走来，一个手持木杖一拐一拐地走着，另一个腋下拄着两根拐杖，看起来好像也曾受过伤。

紧接着，分别又从三条不同的巷子里蹒跚地走出三个人，有的断了手臂，有的弯腰驼背，受伤的地方都不一样。

这七个伤兵先后躲藏在广场附近的林荫深处，没有任何人出声打招呼。他们看起来像互不认识，分别躲藏在树后、铜像及卖报柜等较隐密



的地方，然后就待在那里静止不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当！”广场附近的大钟报了六点半。

这个时候，有一个年纪大约二十八九岁的男子，从广场前的一间房子里走了出来。这男子的身上穿着军服，个子高挑，肌肉结实，体格壮硕。不过，他可能也是在作战时受了重伤，所以头上还包扎着绷带，右腿是义肢，手中也拄着拐杖。

他小心、仔细地看看四周，又到广场附近的大树下查看，发现有一个士兵的屁股露在外头，便用拐杖用力敲了一下，揶揄着说：“嗨，怎么没藏好啊！”

他看到那士兵不好意思地马上把屁股缩了回去，哈哈大笑，并朝着大马路走去。

他走到了香榭里大道，那边有一栋大楼，红十字旗在楼顶上迎风飘扬。这所临时医院，是由一间大旅馆改造而成，主要在收容从前线送回来的伤患。

这名军官躲在隐密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医院的正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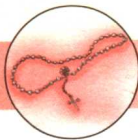
广场附近的大钟敲过七点后，有五六个男子从医院走了出来，但并未引起军官的注意。

过了不久，有一个女人跟着走了出来，她是一位面貌姣好的年轻护士，胸前别着红十字的徽章，肩上披着一件天蓝色的长斗篷，双腿修长，走路来婀娜多姿。头上斜戴着一顶小帽，美丽的金发垂肩，脸蛋如白蔷薇般娇嫩可人。

“嗯，没错，就是她……”军官喃喃自语。

那位护士朝着那军官刚才来时的相反方向快步前行，军官也随后紧跟着她。

街道非常昏暗，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有一盏照明的街灯。除了护士和军官两人相隔一段距离，一前一后地走着外，街上不见半个人影。



归心似箭的护士，步伐急促。装有一只义肢的军官走路速度则较缓慢，眼看就快跟不上了。军官担心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心中虽然焦急万分，却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被护士发觉自己在跟踪她。

“哎呀，糟了！”军官心里暗暗叫苦。原来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突然发动引擎，慢慢地开到护士和军官之间。车内有两个男人，眼睛一直注视护士的背影，并不断交头接耳，不知在讨论什么。



那位护士浑然不知身后有人跟踪，军官却急出一身冷汗，只有强迫自己加快脚步前进。

就在护士快走到博物馆前面广场的时候，轿车忽然加快速度，追上前去。军官发现情势不妙，立刻拔腿急追。

轿车突然紧急煞车，两个男人由车内跳出，分别追赶护士。军官急忙连蹦带跳地跟了上去，他的手里拿着枪，嘴里含着哨子。

“啊！……”护士大声惊呼。

恶汉抓住她的两只胳膊，硬要将她强押入轿车内，护士则拚命地反抗。

这时，军官猛吹哨子，那七个躲在暗处的士兵，马上一拥而出，挥动手里的拐杖、棍子，向两个恶汉展开攻击。

轿车司机发现情况不妙，立即踩足油门，惊慌地逃走了。那两个恶汉和七个伤兵奋战了一会儿，忽然看到军官正举起手枪向他们瞄准，便一溜烟地逃跑了。



“亚朋，别让他们逃了，快追！”军官命令黑人士兵。然后，扶着吓得面无血色的护士说：“别怕，嘉纳莉小姐，是我。我是派德瑞斯·比柏上尉啊！”

“唔，您是上尉……”

“对，是我，你没事吧？”

“他们是……”她惊魂未定地看着那六个伤兵。

“这些人是我的老部下，全都为了救你而来。你先冷静下来，仔细地瞧一瞧，在医院里，他们都曾经受过你的照顾啊！”

“哦，我想起来了，真的是你们啊！”

“他们因为受伤全都退役了，现都住在疗养院，过着平静的日子。”

“好久不见了，你们都还好吗？”

“是的。住院期间蒙您细心照顾，非常感激！”士兵们的眼神充满感激。

她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十分高兴，原本吓得苍白的脸，也渐渐变得像苹果般红润。

“不过，刚才逃走的那两个人又是谁？为什么要把我押上车？”

“这些以后再说吧！总之，刚刚大概把你吓坏了，你需要休息，我家就在那边，到我家去吧。”

军官将她护送到他刚才出来的那间屋子里去，六个伤兵也随后跟了上来。军官命士兵端来一杯茶。她喝了以后，心情已较为平复，精神也好多了，静静坐在沙发上看着屋内的摆设。

房间整齐清洁，壁炉里正烧着熊熊的烈火，她心里暗想：这个地方让人觉得安全又温暖。

“上尉，这儿是您的家吗？”

“没错。不过，只能住到今天晚上九点。”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瞧，这屋子多舒适啊！”

这时候，美丽的嘉纳莉护士终于张开小嘴微笑了。

谜样的怪事

“看，亚朋回来了！”

“我抓到了其中一个！”

高大魁梧的独臂黑人亚朋，用仅剩的一只右手揪着恶汉的脖子，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走了进来。

“嗯，亚朋，你的本领不错嘛。”

经比柏上尉这么一夸，亚朋张开那只剩一半的嘴唇，笑了起来。他不笑还好，这一笑，真把人吓死了。那一半露着白牙的嘴巴，几乎就要咧到耳根旁边。

他的肤色黑得有如煤炭，但很光亮，卷曲的头发像一团乱草。受伤的下颚虽经医生用他大腿上的皮给补上，但这手术不太成功，以致脸部扭曲变形，看上去活像地狱的恶鬼，恐怖极了。虽然他的脸非常丑陋，大部分的人一见就觉得可怕，但他的心地善良，做事一丝不苟，忠实可靠，只要是上尉的命令，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他的战绩彪炳，先后得到两枚勋章，他时常将它们挂在胸前，四处炫耀自己的英勇。因为他无法开口，只好用手比画来表达意思，或是从喉咙发出怪声，乍听之下，好像在说“亚朋！亚朋！”，因此大家都叫他亚朋，最后干脆用亚朋当作他的名字。

当他发出亚朋的声音，必须以音量的强弱和头部的动作，来判别他是在说“是”或“不是”。

亚朋把恶汉往地上一扔。

“啊，他死了。”

“亚朋，是你把他掐死的吧？”伤兵们纷纷吃惊大叫。

比柏上尉把耳朵贴在恶汉胸口，凝听了一下说：“幸好没死，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不过，亚朋，你那两只胳膊力大如牛，不论是谁被你轻轻



一招，几乎都会没命，下次要当心点。”

亚朋被说得满脸通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家伙的脖子差一点就被掐断，但他应该很快就会苏醒过来。嘉纳莉小姐，您认识这个人吗？”

嘉纳莉猛摇头。上尉动手检查那个人的口袋：

“竟然连张小纸片也没有！他的衣着打扮合宜，应该颇有身分，他会是谁呢？喂，亚朋，将他牢牢绑好并小心看守。疗养院的大门快关了，大家赶快回去。我有大门钥匙，不必替我担心。”

不一会儿，士兵们都回去了。上尉开始和嘉纳莉小姐谈论正题：

“我们目前遇上一件谜样的怪事。这事可能和一桩国际案件有关联。想架走你的那两个恶汉，是破解该案的关键人物。这是今天我在这家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的事情。”

比柏上尉的眼睛连眨都不眨，注视着嘉纳莉小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也被搞得满头雾水。今天我正在享用咖啡时，有人坐在我背后的座位上窃窃私语。因为座位与座位之间隔着一块高高的木板，所以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坐在隔壁。他们故意用英语小声交谈，以防别人听懂谈话内容。不过听他们的口音，绝对不是英国人。他们坐在里面的位子，交头接耳地避着别人密谈。那些密谈的内容，和嘉纳莉小姐你有切身关系呢！”

“唔，和我有关……”她不敢相信地瞪大了双眼。

“我全都把它写在我的笔记簿上了，不过，在他们谈论这些话之前，还先说了一些怪话。”

“怪话？”

“是有关用火花做信号的怪事。他们说：‘在这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曾经放过两个火花，下回假如再看到火花，就要马上赶到指定地点，准备

展开行动。’从这些话来分析判断，他们可能是德国的间谍，所以我更加小心地听下去，结果发现话题竟转到你的身上了。我把他们的密谈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我读一次给你听听。”

陌生人的密谈（比柏上尉笔记）：

“……好的，一切都布置妥当了。你和那人在今晚七点钟以前，必须到达指定地点集合。”

“是的，上校，知道了。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是一辆出租轿车。”

“很好，那女人总在七点离开医院，这次绝对不能出错！”

“上校，您尽管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失手。那个女人总是习惯走那一条路，她跑不掉的！”

“下手的地点在哪里？”

“博物馆前面的阴暗处。”

“我将轿车停在老地方，你们把她带到那里去。我认识她很久了，但将她弄到手，还是头一遭。千万要当心，别坏了大事！”

“听你这么一说，他们是想绑架我咯！”嘉纳莉吓得脸色发青。

“我猜是的，他们一离开之后，我立刻赶回疗养院，对七个老部下说明原由，并要他们躲藏在博物馆附近隐密的地方，然后再租下这间房子，从六点租到九点，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谢谢您，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您的救命之恩！”

“快别这么说！不过，那些歹徒想绑架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你不妨想想，有没有和人结怨？”

“根本没有啊！”

“听那被称为上校的说词，好像跟你是很熟的朋友。”

“我对他毫无印象！”

“噢！真是个神秘人物。看来只得向亚朋抓回来的那个家伙逼供，假如还是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只好把这案件送交警察处理了！”



“这么做恐怕不大好吧！”嘉纳莉小姐面有难色地说。

“你在担心什么？”

“我可不愿为了这件事，被传唤去警察局。更不知以后还会遭到歹徒什么样的报复手段。我好怕啊！”

“别怕！我会请求警方不要公布你的姓名，更不能发布新闻。当务之急，是先要调查那个人的底细，想办法逼他招供。”

上尉说完便走进亚朋看守恶汉的房间，但才刚踏进去，就听见他惊呼：“啊！他被人杀死了！”

嘉纳莉一听，急忙从沙发上跳下来冲到隔壁去：“他真的死了吗？”

“你过来看看！”

上尉已恢复冷静，他看见恶汉倒在地上，手脚仍被绑着，鼻血流了满地，脖子有条细红麻绳，深深地陷入肉里；亚朋则在长椅上睡得跟死了一样。

“喂，亚朋，赶快起来，该死的东西！”

亚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亚朋！我不是交代你要小心看守的吗？看！他竟然死了。”

亚朋一看恶汉死了，后悔莫及，只听他“亚朋……亚朋”地怪叫不已。

“你这个人一睡觉就什么都忘了！他就是在你睡着的时候被杀害的。你有没有看见凶手长什么模样？”

“亚、亚、亚朋……”

这是代表“不、不、不知道”的意思。

“这一定是他的同伙干的，因为怕他招出实情，所以趁亚朋睡着时，偷偷潜入杀人灭口。可是，想不到他们的手法如此利落迅速，这是杀人的高手啊！”

上尉呆呆地看着尸体，想了好一会儿，才蹲下来详细检查。

他从那人的口袋内掏出一只怀表，并把表盖打开，说：“唔！表上刻